

平津館金石萃編

平津館金石萃編卷十八

宋五

醉翁亭記 嘉佑七年十月

碑高一丈廣四尺六寸十六  
行行廿七字今在山東青縣

醉翁亭記 行三字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望峯林翳

光明媚之鬱然深秀者琅琊

也山行 卅七里漸聞水聲潺潺

而瀾灩於兩峯之間響澗泉也

峯回路轉

有亭

巖

然韻

乎

昔酸翁亭也此亭昔誰山之僧  
曰楷隱也名之昔誰克用自謂  
也克用避客來蘇於此蘇少輒  
酸而孝子嗣高故自号曰酸翁  
也酸翁上意不在酒在乎山水  
之間山水上樂得之也而寓之  
酒也昔赤日也而林霏開雲歸  
而巖穴睨睇明纒化者山間上  
翰莫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

而繫陰風飄韋縈泓清而石出  
者山間之四時也菊而往莫而  
歸四者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  
也坐於負者歌於流於者休於  
樹者者呼後者應偃蹇攜鞋往  
來而不顧者灘入澗也鬪谿而  
澗谿深而負以釀泉蒸酒泉香  
而酒壚山肴野蔌雜然而肯陳  
者食序處也處酣之樂非絲非  
竹非管中奏者勝於管文錯起

聖而調謔者無庸驚也蒼顏白  
髮飄然乎其間者克身酸也子  
而夕陽在山尺景散亂克身歸  
而賓客川也樹林陰翳鳴聲上  
下游尺亦不禽鳥樂也然而禽  
鳥知川林之樂而不知尺上樂  
尺知川克身遊而樂不知克身  
上樂其樂也酸然同其樂醒然  
歸以文者克身也克身謂誰廬  
陵歐陽脩也

大宋嘉祐七年冬十月庚寅蘇

唐愬上石於費山縣齋

卷四

滁州琅琊山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鬱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讓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山水之樂得

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  
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莫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  
繁陰風霜凜潔山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  
莫而歸四皆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  
涂行者休於樹苒者呼後者應偃僂提攜往來而不窮  
者滁人游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  
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苒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  
絲非竹歎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  
歡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  
山人景散亂太守歸而賓客从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

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从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大宋嘉祐七年冬十月庚寅蘇唐卿上石於費之縣齋  
鐫者口口

蘇唐卿歐公故人也知費時公已去滁而位相以書請公所作醉翁亭記而篆之立石於費宋嘉祐七年也予以引治十年春來篆刻土覆微露其末啟之磨洗乃知顧謂僚吏曰歐名相也蘇名宰也佳章善篆沈二百年



而金元人未知是可慨也已遂命衆扛豎於縣儀門之

下庶風雨日之不剝落云伊洛楊惠識

此疏刻於額左方六行行廿字

右碑在費縣署儀門下額題滌州琅琊山醉翁亭記

三行字徑三寸餘記及年月凡十六行字徑二寸額

左有明楊惠正書題跋六行蘇唐卿不見史傳據跋

稱其知費時歐公已去滌而位相以此記請于歐公

篆而立石者

山左金石志

右碑蘇唐卿篆書以歐集校之鬱然而深秀集作蔚

然琅琊集作琅邪讓泉也集誤作釀泉臨乎泉上者

集作臨于在乎山水之間集之間下有也字而寓之

原缺

已見王氏萃編

贈太師韓國華碑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已見王氏萃編

口抗讀中興頌詩 熙寧二年七月

已見王氏萃編

重刻瓦城王朱軫廟碑 熙寧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碑連額高六尺八寸廣三尺三寸廿四行行四十二字篆額不成字不錄今在山東昌邑

重修瓦城王廟碣銘記序 鄉貢五經寇道寧撰

侃嗣人咎德采臯書造人劉忠斐

爰古伏 瓦城王大漢興龍元禊樂安郡仁也自斯宇

肇開基崇信德立名誼宇宙睿播寰區才智超凡□□  
出異趣視陳於規矩舉措合於剛柔辯乾坤之嘉祥度  
天地之瑞象慶四叙之應順理陰陽之□□石架松雲  
受辛勤於久夏巖溪數學曾苦考於三冬况近□正之  
探將誰過此若整十修之本比類□□志哲推賢情田  
素雅與日月合節育萬物生榮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  
之統紀廣紹僻集博習幽章蘊抱□□之倫隱藏三才  
之識智策通妙筭利含真引鑒玄奧之微大扶鈴韜之  
要興原未告佐國存忠鴻業方成□□可就披干楯勦  
於狂之黨負戈矛捍於邊陲平暴秦川偏解擒生□法

口康齊魯誰猜滅竈之謀帝獎無口 皇垂愍念頒列  
侯伯之勲德厚者位尊祿重重榮寵攝洽萬庶積善芳  
濃變現無窮顯化不歇蹤由運轉豈口靈口繼後索封  
得為王作土地鈴黎之主安歸陂迥住鎮海陽城方八  
卦之圖居占九宮之位堰鯨波而不汎拒潮濤而非傾  
右附白虎之崗左引青龍之勢前排朱雀之舞後列玄  
武之威自古到今暑寒倏愒真容改色象貌蒙虧常是  
者維邠趙贊李贊至結苑主之畧共就拂拭之緣殿宇  
光輝亭廊照耀門開映珊瑚之景簾褰出翡翠之華瑞  
氣盤空璨爛奪斗牛之朗祥煙冲漢霞艷傲日月之明

德譽稱神明聰□□人倫立廟後代傳久本邑厚口鄉  
閭仰口四方報賽俱承雨露之滋八節勤祈得垂滂澤  
之潤村衛社陌祭臻有萬倍之恩市肆營商永敬獲千  
騰之利聲振塵世大動人心郡邑特施於資金里墅虔  
捨於珍寶纜詔鉢斤良匠縹畫高人繡飾周圍故鏤碣  
記銘曰 德應天命道合穹蒼幼洽義孝少務忠良巖  
栖數業志穩蠻堂討尋墳典燮正陰陽六韜皆備三畧  
深藏策名委質官設居方華攢繡愷碧油旌幢命伐秦  
境職投齊鄉乾坤致定土地為王靈象巍巍廟貌昂昂  
縹畫亭閣繡飾彫梁花執砌綴壁塑非常龍降虎伏鳳

舞鸞翔郡郭，懸祭宰劬焚香求恩得益告吉無殃維那  
道首福壽延長施主衆壯祿利財昌人安道泰繼世平  
康慈聖永存萬載餘強瓊琳布錦華碣成行標題靈閣  
閩國民康 大宋熙寧四年歲次辛亥十一月十二  
日癸巳直建立石碑記

承務郎行縣尉戚

將仕郎守主簿張

登仕郎守縣令劉

右班殿直監鹽酒稅聶

右侍禁監濰州固店都稅鹽務謝

碑在昌邑縣西北卅里瓦城邨古廟中以碑有減竈  
之語故方志誤稱孫子廟元于欽齊乘昌邑縣西北  
海濱訾城俗呼為瓦城半為水漸城南有孫武廟一  
統志云內有古槐甚奇廟祀孫臏又謂臏食邑都昌  
是舊為孫武廟後又祀孫臏則沿謠已久攷昌邑即  
漢都昌漢初功臣侯表高帝六年封朱軫為都昌侯  
孫大參星衍據朱軫以隊帥先降翟王虜章邯侯與  
碑所云大漢興龍元祀及平暴秦川等語合謬此為  
朱軫廟確不可易余驗碑文似元是六朝唐碑熙寧  
間重刻復加改補故多脫誤不可通然賴此碑尚存



而千年遺廟始能致出亦快事也

四錄堂類集

昌邑西北三十里瓦城邨有古廟每歲上元香火  
湊集于欽齊乘以為孫武廟一統志以為廟祀孫  
臆自明永樂嘉靖立碑記其祈雨靈應稱為升平  
郡王羅列孫子事迹著于碣時人無能辨其是非  
者嘉慶十二年屬邑令沈士煌搜訪古迹得宋熙  
寧四年碑為鄉貢五經寇道寧撰審其文云瓦城  
王大漢興龍元禊樂安郡仁也又云石架松雲受  
辛勤於久夏巖溪數學曾苦考於三冬又云平暴  
秦川偏解擒生口口口康齊魯誰猜滅寇之謀又

云頌列侯伯之勲德厚者位尊祿重重榮寵銘云  
巖栖數業志穩蠻堂又云命伐秦境職授齊鄉如  
碑文言瓦城王是漢元年人巖栖苦學有伐秦封  
侯之功俱非孫臏事迹考昌邑地為漢都昌漢書  
功臣侯表有都昌巖侯朱軫即其廟食之神也軫  
以舍人前元年從起沛以隊帥先降翟王虜章邯  
侯三月庚子封十四年薨子剛侯率率子夷侯誦  
誦子共侯偃偃子辟疆凡傳四世亡後俱見功臣  
侯表碑稱興龍元禩即所謂漢高元年云巖栖數  
學認舍人為蠻舍之舍云平暴秦川謂降翟王虜

章邯之事云頌列侯伯之勲則謂其封侯全廟有  
太子堂孫臏雖有子亦不甚著當即是朱軫之後  
辟疆也後人誤以為孫子廟以碑文有大挾鈴韜  
之要及滅竈等詞定人碑又未出朱軫姓名論以  
傳謫遂不可辨朱軫既封都昌傳數世始絕當時  
或有德斯地後人為之立廟世人知孫子之功甚  
顯不甚知朱軫遂以孫子奉之祀典有其舉之莫  
敢廢神不歆非類之祀傳之既久應以廟祀立粟  
主稱漢都昌嚴侯朱軫而以孫子臏配享慰安神  
人亦從宜從俗之合于禮經者也越歲權藩歷下

因昌邑令呈圖版為考定刊石于廟以示後之知者

賜廣濟寺僧文海紫衣牒熙寧八年閏四月

碑斷尖上截僅高二尺七寸廣三尺一寸上方刻元豐二年勅多缺下方大小十四行行字不等今在陝西寶雞

中書門下牒

景靈宮使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曹佺奏  
遇

同天節乞鳳翔府寶雞縣廣濟寺僧文海

牒奉

勅宜賜紫衣牒至准

勅故牒

熙寧八年閏四月 日牒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呂 押

禮部侍郎叅知政事王 押

吏部侍郎平章事韓 押

吏部尚書平章事王 押

歧下郭城書閣式刊

碑上截

缺賜口口口口元豐二

缺口口口別無公私過犯本

上 缺口 奏聞候 勅旨奉

上 缺 宜賜號慧照大師

準

上 缺 當官許押給

上 缺 事宋押

上 缺 郎 闕

上 缺 司 押

上 缺 口 押

右碑關中金石記所未載文海亦非名僧牒後署名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呂即呂惠卿也禮部侍郎叅

知政事王即王韶也吏部侍郎平章事韓即韓絳也  
吏部尚書平章事王即王安石也以宰輔年表及紀  
傳校之年月皆合則宋史精密當在新唐新五代之  
上竹垞等輕詆之殆非定評碑上方刻元豐二年賜

慧照大師勅多缺文

四錄堂類集

伏犧廟三門記熙寧十年三月廿五日

碑高八尺廣二尺四寸十八行  
行五十八字今在山東魚臺

重建伏犧皇帝廟三門記

大宋熙寧十年歲次

丁巳三月辛亥朔二十五日乙亥立碑 莆陽貢吏陳

翁撰并書

蓋聞聖人不世出出必有功于時也鴻荒之世朴略尤甚雖人倫之化既有而貴德之風方扇天下以大道之為公未有以仁義之為用大道判則為仁義仁義用則為法制法制立則聲華文物興焉仁義出乎道非道出於仁義也仁義法制皆道之迹聖人之功也夫道立本於無為用於有益可見者存乎用用可見者存乎迹迹者道之濟也非道之本也惟其以本求之則至寂而無體以用求之則至虛而善應以迹求之則至利而無窮所謂形而上下者是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元胎未形杳杳冥冥遠之不可以名尋近之不可以形詔非探



象先之原則求知之難矣絕於形器枯於無為造之非我理自冥化此至寂而無體其可見也經為陰陽合為至精鬱為元氣發為造化而萬物制命受形以生死代謝其所以鼓舞運動雷風雪霜之威日月水火之受付有為於六子收無為於功成此至虛而善應又可見也聖人既得至寂之本以誠己復達至虛之用以濟物擴而充之發越揮散興至利於百千萬世而無窮泯者蒙考之於伏犧皇帝用大道以王天下而不見其本末用之遂焉恭以伏犧皇帝挺生上古之初德冠三皇之首畫八卦而備萬物之象興文籍而書百事之名

以結繩為弊政而代之以書契以神化為宜民而為之  
以善法首正人倫復為器用通其變使之無倦百姓日  
用而不知故君臣由之則肅而莊父子由之則和而恭  
夫婦由之則愿而雍兄弟由之則友而悌天下陶成於  
大順蓋人倫正之始也為網罟以畋以漁為棟宇以寧  
其居為耒耜以濟其飢為舟楫以便其涉為弧矢以威  
其亂服牛馬以致其遠至乎揉木陶火鑠金凝土一制  
一法莫不由乎仰觀俯察而始立之法又有數聖繼作  
沿襲至堯而咸及周乃備故曰法始伏而成堯又曰匪  
伏匪堯禮義峭峭既歷漢唐之久下逮 國家之盛

一祖四宗六葉承天執是法以御大有通變以盡天下  
之利福周四海生民享之而無窮者亦以此也於伏  
犧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今人於春秋之間無遠近  
無貴賤不辭跋涉之勞或負戴其親以至於此禱祠進  
獻無祈而不應也是知伏犧皇帝體魄雖降而其神  
未嘗死也說者曰聖人之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者也  
秦漢以來分邦國為郡縣今伏犧皇帝之故壤莫知  
其所在按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新興  
村其間有伏犧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古老謂曰廟舍  
之東有畫卦之山南有古銘城北有群仙洞中有七龍

潭其古木勝槩依稀存焉居民嚴溫者世蒙其福遂聲  
丹衷自備已繆薰化信士重建三門一座三間 玉皇  
堂并神像 炳靈公堂并神像砌道幡竿等上以酬  
聖造之恩下以求舉家之慶既畢功命翁為之記翁諱  
聞之學不能盡萬一聊書歲月而已魯橋鎮郭下嚴溫  
妻王氏男老兒彭壽女二娘子外甥李中舍孫天保天  
錫天壽女三娘子外甥黃國博孫小三娘子壽奴

右碑在魚臺縣東北七十里鳧山南伏羲廟廟後即  
伏羲陵其東為畫卦臺山巨魚臺鄒縣界即魯頌鳧  
繹二山之一孫伯淵大叅謂鳧伏聲之轉疑鳧山本

以伏羲陵得名或有然也碑引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新興村其間有伏羲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古老謂曰廟舍之東有畫卦之山南有古銘城北有群仙洞中有九龍潭其古木勝概依稀存焉所稱經圖當本隋唐舊志而皇甫謐乃云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通考又載政和三年享太昊於陳州於是伏羲有三陵雖古帝神靈無乎不在然左氏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實司太暉之祀則陵當在鄒魯間碑云既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嘗遣使致祠焉是熙寧前祀陵不在陳

州後有議禮者此碑即是憑據關係非淺而山左金石志寰宇訪碑錄皆遺此碑何也

四錄堂類集

右碑熙寧十年立一統志伏羲陵在魚臺縣東北七十里鳧山南其前有廟兗州志山南有昌公洞洞有丹井其上有伏羲廟廟前有雙栢可數千年物碑即在廟中其文云一祖四宗六葉承天當遣使致祠且引經圖云云是熙寧已前祀陵皆于魚臺至政和三年定禮享太昊於陳州前明沿之未經釐政子頃備兵兗沂曹移咨河南布政查陳州太昊陵是否有古書傳碑碣可據其咨覆稿本及

伏羲陵考見岱南閣集今仍錄伏羲陵考附此碑  
末俾後之議禮者有取焉

魚臺陵

皇甫謐云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

也

正史記

按山陽郡高平侯國漢晉治昌邑即今

金鄉縣地與魚臺接壤此晉時郡縣故知為謐言  
非張守節語也又按晉書地理志高平國晉初分  
山陽置縣有方與湖陸高平元和郡縣志魚臺縣  
本漢方與縣太平寰宇記魚臺縣屬山陽郡縣理  
城即漢方與城也湖陵故城秦漢為縣今廢城在

今縣南一里據此則方與湖陵即今魚臺縣境高  
平國治在金鄉元和郡縣志金鄉縣昌邑故城在  
縣西北四十二里寰宇記作縣北是也今伏羲陵  
在魚臺縣東北七十里鳧山則當是古山陽郡高  
平國之東誤作西字羅華云帝冢在山陽高平西  
北蓋謚語增多北字或當作北耳南郡辨見後文  
又按魚臺伏羲陵出皇甫謐帝王世紀其言必有  
所本是其迹在晉時已甚顯也

李吉甫十道圖云兖州之境伏羲陵

金田肇鳧山人祖廟碑

按魚臺縣屬兖州元和郡縣志方輿縣貞觀十七



年廢戴州屬兗州寶應元年改為魚臺縣是也李  
吉甫作元和郡縣圖志于魚臺不載伏羲陵者志  
本有圖今亡因其陵別見十道圖歟金田摩碑今  
在鄒縣鳧山爺孃廟殿東壁

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新興村其  
間有伏羲皇帝之陵陵上有廟

宋興等十  
年陳翁碑

按隋

經籍志有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郎蔚之撰則此  
碑所稱圖經即隋圖經也其書在五代時矣按碑  
今存鳧山

羅泌路史太昊紀葵山陽羅華注按帝冢今在山

陽高平西北高平襄陽之境然九域志兗單皆有  
伏羲陵羅莘又注太昊之國有庖國姁姓今庖水  
在山陽平樂而帝墓又在山陽則其故迹無疑也  
按羅泌云伏羲葬山陽用皇甫謐說而不用南郡  
亦知南郡之不可信也莘則云高平襄陽之境或  
以襄州有平臯關而誤其關見太平寰宇記然莘  
下又引九域志兗單皆有伏羲陵按之寰宇記稱  
魚臺縣隸兗州今隸單州是兗單皆指魚臺之陵  
矣所引九域志非今元豐九域志又按庖水即泡  
水在今沛縣西平樂城在今單縣東四十里漢地

理志山陽郡平樂有泡水東北至涕入泗亦在堂  
單之間故羅華附會庖字言之

元中統二年孟祺撰碑魚臺縣東北七十里而近  
曰鳧山山南麓曰辛興里周匝伏羲遺迹甚衆土  
人云死葬于山麓之半其東一峯鬱然者今以畫  
卦山目之質之地圖北直古任東接潁吏皆諸風  
故封之地所以奉太皞之世祀者也 按碑今存  
鳧山文多不具載

元至治二年呂惟恕撰碑魚臺治東北七十里有  
鳧山山南麓曰新興里有伏羲廟在焉其遺迹于

里之周匝甚多其東峯巒峭崿目之曰畫卦山其  
西水聲潺湲目之曰聖水河故以是為伏羲葬瘞  
之地宋熙寧十年石刻有云按圖經魚臺新興里  
有伏羲陵陵上有廟以是考之其土人所傳亦有  
自來矣 按碑今存鳧山文多不具載又按宋元  
史地理志不載伏羲陵而見于碑碣可據者如此  
南宋地入金遂不知其迹矣故于欽齊乘亦云有  
墓非也

明嘉靖四十一年竺該撰碑魚也東境鳳凰山舊  
有太昊氏伏羲廟離縣治七十里廟制極其雄偉

又云河南陳州有義皇墓，侑生靈著而此地亦建廟祀何也？先王封義皇于潁，史以主祭故建廟于魚之東者，就其後裔追祀地也。按宋碑明言陵上有廟而明人不信之，止言有廟又不祭，皇甫謐山陽高平之言，徒以其時傳譌太昊陵在陳州，遂為調停之說明人之無識，大都類此。若云生著即以為聖陵著者，封殖之處即生，非因地靈令咸陽秦文王武王陵亦復生著，是其証也。

康熙五十二年修兗州府志，魚臺縣伏羲陵在縣東北七十里，鳧山其前有廟。按志為張鵬翮所

修是時魚臺屬兗今屬濟寧州矣至乾隆元年修  
山東通志魚臺縣陵墓無伏羲陵蓋後人因有陳  
州廟祀而妄刪其迹也

### 南郡陵

皇甫謐伏羲葬南郡羅革注路史世紀云葬南郡  
在襄陽 按襄陽並無伏羲陵而皇甫謐云然者  
考元和郡縣志竟陵縣秦屬南郡五華山在縣東  
北七十里縣城本古風城也古之風國即伏羲風  
姓也南臨汭水謐之致誤蓋因其地有古風城歟  
然古今書傳無以伏羲陵為在是者

陳州府陵

路史乾德四年詔置守陵五戶春秋少牢羅華注  
上歷太昊宛邱在陳文獻通考乾德四年詔曰歷  
代帝王或廟貌攸設牲牲罔薦或陵寢雖存樵蘇  
靡禁茲用惕然其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  
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後漢世  
祖唐高祖太宗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  
長吏春秋奉祀他處有廟祀者亦如祭享馬端臨  
注墓宛邱在陳州又徽宗政和三年禮儀局上五  
禮新儀仲春仲秋享歷代帝王帝太昊氏于陳州

以金提勾芒配 按乾德詔為歷代帝王置守陵  
戶其時並未言明陵廟所在其在宛邱陳州之注  
蓋羅革馬端臨之言也據宋熙寧陳翕鳧山廟碑  
文云既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  
葉承天子伏羲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則北宋  
祀典及守陵戶安知不即在魚臺之鳧山耶又按  
今陳州傳有伏羲陵其誤始自政和定禮又因國  
威而後僅守偏隅不能遠祀魚臺之陵遂移其祠  
于宛邱之八卦壇其初必以地入于金為恥而諱  
言之羅革馬端臨不能遠考俗傳朱文公題石壇



前竟至傳謫數代觀羅華之注乾德詔則云女媧  
在華州界馬端臨之注乾德詔云女媧葬趙城縣  
東南在晉州即女媧一陵二說參差知兩君以意  
附會詔書本無定見亦可見乾德時詔無各陵處  
所也又按元和郡縣志陳州本太昊之墟周武王  
封媧滿于陳宛邱縣八卦臺及壇縣北一里古伏  
義氏始畫八卦于此太平寰宇記陳州庖犧氏所  
都曰太昊之墟宛邱縣八卦壇在縣北一里即伏  
義于蔡水得龜因畫八卦之壇舊有長史張齊賢  
舊文後刺史李邕撰新文刊之據此則唐人北宋

人說陳州有伏羲八卦壇不云有陵也既有張齊賢李邕新舊文樂史時尚見之所紀即蔡水得龜之事必不言陵故李吉甫諸人作地志不言伏羲陵在此也且禮言墟墓墟則國基墓則葬地何可合為一義陳州即太昊之墟亦為故國空城安得指為葬處又考水經注云陳倉縣有陳倉山榮氏開山圖注曰伏羲生成紀徒治陳倉非陳國所建也則古時並無都陳之說况伏羲生于成紀見路史開山圖而太平御覽引詩含神霧曰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戲並以為生于曹濮之間更于

英在魚臺之說近矣

卧龍寺梵書唵字贊熙寧十年八月廿六日

已見王氏萃編

惠明寺舍利塔碑元豐八年八月一日

已見王氏萃編

平津館金石萃編卷十九

宋六

左山興化禪院高永亨等題名元祐元年三月十三日

碑高六尺四寸廣三尺四寸五行小字年月一行行字不等行書右行今在山東荷澤

皇城使曹州鈐轄高永亨簽判張孝友濟陰縣宰徐興宗尉曹溉兗州奉符令宣德郎林會壽春令州教授周諤送餞劉宜甫韻於興化禪院留題

元祐丙寅上巳後二日

右刻題元祐丙寅上巳後二日蓋元年三月十三日

也左山互荷澤曹縣界興化禪院為荷澤地其寺尚

有至和二年寶乘塔碑

四錄堂類集

李英公碑陰記元祐四年二月六日

已見王氏萃編卷五

十九

昭陵六駿碑元祐四年五月五日

已見王氏萃編

顏文忠公新廟記元祐七年四月廿七日

有陰

碑連額高九尺二寸廣四尺四寸  
卅行行五十三字今在山東曹縣

顏文忠公新廟記行額二字

唐曹郡顏文忠公新廟記

左承議郎尚書職方員外郎雲騎尉賜緋魚袋曹輔撰  
明州定海縣主簿祕書省校對黃本書籍秦觀書

左宣德郎知開封府雍丘縣同簽書兵馬司公事鄧杲  
篆額

唐魯郡顏文忠公有廟在琅邪之費距縣治東北五十  
里曰諸滿村室宇庠陋歲月將圯祀典勿著神不顧享  
元祐六年洪農楊君元永為邑之二年也建言于州曰  
案祭法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勞定國以死勤  
事則祀之方魯公守平原時祿山逆狀未萌公能曠其  
端及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與其從兄常山太

守臬卿首倡大順河北諸郡倚之以為金城可謂能捍  
大患矣其後為姦臣所擠臨大節挺然不屈竟殞賊手  
可謂以死勤事矣今廟宇不能芘風雨願聞諸

朝少加崇葺俾有司得歲時奉祠知軍州事安定梁侯  
彥深下車未久起廢更弊州既以治暗是舉也而樂之  
即具以聞太常議典禮以上春官氏曰宜如靖公之遠  
祖青徐二州刺史盛始自魯居于琅邪之臨沂孝悌里  
故今子孫之在琅邪者衆其十一世孫安土者言縣謂  
廟地僻左荒棘跨嶺谷絕河澗者六七而後至祈自出  
緡錢買地枋河之東以徙置之庶幾子子孫孫與其邦

人奔走承祀弗懈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廟成楊君以書抵京師曰史氏稱顏公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其信然今廟碑將立無文以刻之懼不足以表忠義勸來世夫子其毋辭焉余考顏氏蓋出於邾武公之後武公字顏其子友別封郕為小邾子遂以顏為氏孔子之門人達者七十有二而顏氏有其八回以殆庶幾得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祇悔之義以為門人之冠其後衣冠不絕聞出聞人然則公之知義明信道篤其淵源有自來矣夫人之於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君子處之裕然得其所者蓋有以權其義之輕重而已若夫義有重



於生則不必幸其生，生有重於義，則不必致其死。故曰：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若魯公者。學行內外充，行闕肆以發見於事業，非獨一時奮不顧死以取名，故前抗祿山之師，後拒希烈之命，不惑於死生之際，而以明君臣之大義，可謂真知輕重大丈夫者哉！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亂臣逆夫，將消縮摧沮，不復牙孽於其心矣。楊君欲發明公之義烈，以詔後世，不諉於文學之士，而猥以見屬，豈以余為知言哉！乃為志其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屹屹魯公，剛實積中。學奧問博，涵演擴充。孝

友施家，發為公忠。直道以行，孰顧我躬。說口

騏驎 往齒其鋒 祿山一呼 逆焰熾天 炎于崑  
岡 沸于百川 枉水興薪 勢且莫抗 屹屹魯公  
忠誠是仗 大義凜然 奮裾首倡 一清土門  
數斬偽將 十有七州 同風順鸞 力窮功隳 英  
聲獨暢 屹屹魯公 不戒于剛 婉孌媚嫉 假手  
虎狼 公在隗睨 得困之義 有嚴分守 卒遂吾  
志 屹屹魯公 風于百世 太山之祊 魯廟翼翼  
孰作新之 守令其職 禋祀苾芬 子孫是食  
惟廟暨孫 有祀有息 屹屹魯公 與山無極  
九世孫溫

右通直郎知沂州費縣事楊元永立石

右承議郎通判沂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雲騎尉賜緋魚袋常士温

右朝散郎知沂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梁彥深

元祐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建

碑陰

魯公仙蹟記已見王氏萃編

右碑文凡三十行字徑八分撰文者為曹輔案輔字于方華州人登嘉祐八年乙科歷官至朝奉郎守司

敷郎中常與蘇黃遊號靜常先生見厲樊榭鴉宋史  
紀事書碑者為秦觀史稱其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  
州教授元祐初除太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此碑  
系銜不列蔡州教授太學博士畧之也淮海書世所  
罕見今玩其筆意瘦勁深得二王遺法碑陰刻米襄

陽記文十八行字徑一寸三分

山左全  
石志

右碑在費縣東北五十里朱滿村魯公廟中即碑所  
言諸滿村也碑陰為米黻書魯公仙蹟記拓本極多  
而正面秦觀書置不拓至阮撫部始入錄據浯溪小  
摩崖云惜秦少游已下世不得此妙墨劉之崖石則

淮海書法久為山谷心折而弇州跋彼言少游當亦善書是元美等未見此碑也碑陰云元祐三年余游吳興適覩郡人新公之廟因得謁拜公像公之大節紀記載甚多而論次于林公之文為備至仙真事吾又以刻于碑陰是仙蹟記在湖州林某撰碑之陰今

湖州碑已佚而費縣有之殆後人摩刻矣

四錄堂類其

昭陵圖記 紹聖元年五月五日

已見王氏萃編

重書李白半月臺詩 紹聖二年正月十八日

碑連額高三尺九寸廣二尺九行十六字今在山東單縣

李太白翰林詩

行二所

登單父陶少府半月臺

翰林學士李白

陶公有逸興不與常人俱  
築臺像半月迴向高城隈  
置酒望白雲商飈落寒梧  
秋山入遠海桑柘羅平蕪  
水色淥且明令人思鏡湖  
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

紹聖二年正月十八日立石

朝散郎通判軍州事鄭億

朝請郎知軍州事梁彥深

碑在單縣各家未入錄以太白集校之同

四錄堂類集

濟州重修玉皇廟像記 細聖三年正月

碑高五尺六寸廣二尺八寸  
八行行四十字今在山東鉅野

濟州天慶觀重修玉皇廟像記

進士張寅書丹 道士任道冲篆額 東海徐欽男壽

刻

道為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歟謂乎其有  
視之不見謂乎其無感之則通由斯不可識聖人強名  
之爰有達之者恒存於索籥虎兕不達昧之者徒守於  
筌蹄疾疾未脫世得預於至靈者宜乎傾心竭慕焉故  
我

皇宋紹聖元祀有郡倅齊公事簡折獄軒庭息訟優游  
之際酷好真風存仁義於德之流施禮敬於無私之像  
一日過觀爐香仰耕禮畢徘徊廡傍晚壞屋

玉帝在中公惻然自謂曰古之神聖所居莫不堂高數  
仞椽題數尺鳩脊獸角山塗藻稅楮堊墻墉使人望而  
畏之感動而生恪仰哉今其堂既隘且弊人將安仰公  
翌日使法掾孫公宣經營遷構埽故求新不假雕鏤丹  
牘務在朴素牢實於古壇東北隅竦跨廊廡薨檐肆山  
後官匠勞兵力破省錢匠力惟呼罔知疲倦若父使子  
不日而就公具香酒告成由是官屬展獻士庶嚮方熾



於舊矣。迨次年秋，有市人張景貧而樂道，蒙昌宗富而好禮，然而接利生家，心且惡辱，知足遂結金蘭之友，鴈肩錯踵，屢陟星壇，鍊氣藻身，頻恭仙府。

玉皇像

魏年深，絲縲渝味，金童墮，玉女墮，隸噫上傳。

玉清符命下，據三宍，校錄人間罪福者，其惟玉皇。

大天帝胡為乎不修飾而新之？二子競捨己財，遠招良匠，兼議繪壁，瓊地可費百有餘千。二子自揆不足命觀主，李居淵旁求哲，又轉告吉人，人聞之者，欣諧資助，不逾半載。

玉帝金童俱備馬，抑上聖張灋教於降代，生齒自孩。

提閒皆有秉彝之性其猶乃玉藉礪錯而後中所用二  
子無乃為州人之礪錯乎蓋知福善禍淫之說不誣故  
能植餘慶於先日矣海山乘風口於明年春正月甲辰  
日見託魃道數百字聊記歲月而已

右碑山左金石志未入錄訪碑錄列于紹聖元年按  
碑云紹聖元祀又云迄次年又云於明年春正月甲  
辰日蓋三年正月十三日也碑書耕究二字難識孫  
大叅言即弁字借為冬有篆額未拓四錄堂類集

重立天寶井銘記

紹聖四年二月一日

石高一尺六寸廣一尺二寸一額橫三字銘元五行  
行十字後小字記五行行十一字今在山東費縣

古井記

額一橫

天寶九載冬十月尉趙光乘檢校造因勒銘云

費城之井昭然道周土缶舊得石幹今修徵大易之不  
改垂一善於千秋

已上五行  
左右方

井面圓甃盈畝深湛莫見其底臨視燒戟唐賢趙公之  
銘土味已久今洗而扶之以旌其美紹聖四年丁丑二  
月丙辰朔朝奉郎知縣事逢完記

已上五行  
左右方

右古井銘各家未入錄嘉慶戊辰九月孫大恭星衍  
見之費縣聽治之儀門外拓得見詔石方尺餘一面  
刻字額有古井記三篆字額下右方為天寶九載趙

光乘銘左方為紹聖四年逢完記據逢完言唐賢趙公之銘上昧已久今洗而扶之是銘為唐刻然何以以銘居額下之右預虛其左為記地疑此銘紹聖重刻否即額篆為補題矣銘云土缶舊得石幹今修國語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其中有羊以問仲尼銘即指此太平寰宇記李桓子井深八十八尺在曲阜縣東法集寺引史記李桓子穿井得土缶一統志在曲阜縣東北三里周公廟北皆不言在費縣惟山東通志古鄆城內有李桓子井相傳桓子穿井得羶羊即此則與銘合銘據天寶已前圖經當可據信寰宇記故

費縣在縣西北二十里古費伯國也後為季氏邑蓋井在故費城不知何時此銘乃在今縣治片石易于

轉徙未足怪矣

四錄堂類集

刻高適琴臺詩崇寧二年四月一日

石橫廣三尺七寸高一尺八寸廿八行行十六字今在山東單縣

宓公琴臺三首并序

甲申歲適過宓子賤琴臺賦詩三章首章懷宓公之德  
千祀不朽次章美太守李公能嗣宓子之政再造琴堂  
末章美邑宰崔公能繼子賤之理

宓子昔為政鳴琴登此臺琴和人亦聞千祀稱其才臨

眺忽悽愴人琴安在哉悠悠此天壤空有頌聲來  
邦伯感遺事慨然建琴堂乃知靜者心千載猶相望入  
室想其人出門何茫茫唯見白雲合東臨鄒魯鄉  
皤皤邑中老自言邑中理何必升君堂然後知君美開  
門無犬吠早卧常晏起昔人不忍欺我今還復尔

琴臺最為單父舊跡昔人形於詩詠間有刻石者唐高  
適三章尤為奇古因命刊刻龕置臺上按唐新書通字  
達大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開宋州判  
史張九臯奇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  
河西後為拾遺御史蜀彭二州刺史肅宗朝代崔光遠

為西川節度使召還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永泰元年卒適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尚每一篇成好事者竟傳布有集十卷此三章迺客梁宋時至單父所作也崇寧癸未孟夏吉朔單父郡守常山宋正功題

右刻山左金石志未入錄以高達夫集校之適過宓子賤琴臺集作適登無宓字賦詩三章集作三首能嗣宓子之政集作子賤再造琴堂集作琴臺美邑宰集作多邑宰千祀稱其才集作千載空有頌聲來集作唯有自言邑中理集作自誇我今還復爾集作今我當以石刻為正詩後刻宋正功跋引唐新書達夫

滄州渤海人與今本同又引每一篇成好事者竟傳  
布今本作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竟與競通校者  
不得其解改為輒字耳滄州本渤海郡而渤海縣屬  
棣州舊書高適渤海舊人而棣縣屬德州二書地理  
志各與本傳不合與元和志亦不合當有改屬沿革  
志家疎漏難復攷稽宋正功為單州郡守方志失載  
可據石刻補之

四錄堂  
類集

黃庭堅讀中興頌詩崇寧三年三月 俗稱小摩崖

已見王氏萃編

卷九  
十六

濟州學記

崇寧四年三月十五日



碑高一丈二尺五寸廣四尺六寸廿九  
行行七十八字行書今在山東鉅野

濟州學記

崇寧元年秋八月輔臣有言以謂教化者治亂之原風  
俗之本士失所養因無常守則奔競繁人不知教好利  
忘義則廉恥喪且述三代教養之盛及秦漢而後所以  
泯泯莽莽迄今幾世幾年而未日口口至於上稱  
神宗皇帝欲開明堂辟廡以發政施仁其有為未就之  
功仰惟

皇帝深念風化之微思善天下之俗紹述

神考美意良法以彰盛德鴻烈于億萬年之意析為條

日以請乙亥

詔曰學校崇則德義著德義著

則風俗醇故育材為治世之急務可所奏下其法有司  
頒馬

德音流行達于中外莫不寅畏奉承喜樂奔走大興泮  
宮各以圖上三年十有一月甲戌

車駕臨幸太學閱三舍生行莪乃大慶賜咸有等差移  
仗辟廡按視規摹以待歲考行莪而興勸之者越十有  
四日丁亥 詔罷州郡科舉之令俾取士悉繇  
於學繇是天下之士益知

天子參稽治古祈進士心之識雖庶頑讒說亦皆鼓舞

感幸願精白以承

休德嗚呼題哉甚盛舉也

臣嘗考三代學校之制莫如成周之詳文王宅豐實作  
辟廱以善養士武王居鎬述文王之道以服四方逮成  
王之時周室之興垂七十年矣迺命大司徒以鄉三物  
教萬民而賓興之謂德之不能皆至於聖也故德則難  
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謂行則同出於中庸而已故行則  
合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謂夫人而能學者度數之末也  
故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當是時也非唯邪說誣  
行不可出長入治者不容於時而賈於市者至於不粥  
奇淫非禮義廉恥之風盛於朝廷而耕於野者至於不

不爭壘敵蓋自可欲之善等而上之至於不可知之神  
人人安習以為固而有則曲學順非之士雖欲誣民亦如  
雪見晁而消矣夫周之君臣相與從容揖遜於一堂之  
上而侯甸采衛不聞有異政之國比閭族黨不聞有殊  
俗之家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不承德原所繇來以學  
校素明也臣竊惟

宋興德茂

五世重熙紫洽萬邦嘉靖

神宗皇帝躬文王以善養人之道始于京師

哲宗皇帝以下武繼文之德行之於紹聖元符之際

天子以聖學獨智享成周隆盛之時修禮定樂釐正百度丕承

二帝之志此所以盡復成周賓興之法掃數千百載積習之區區曾不聞淹歲月之久也成功至此則多士穿文王之効豈特如昔時之所賦詠者乎雖然臣竊疑周南之時武夫鄙人婦人女子其有被文王之化者詩人為之各見於詩如鬼且漢廣汝墳小星之什是也至成王之世賦行章者則槩言忠厚賦既醉者則槩言太平其賦危驚者則亦止言守成而已此何故哉蓋周南之時舊染之俗猶在故作詩者予以見文王之道若夫成

王之世其被禮義之教為已久女也士也至於孫子莫不循理則上下內外皆有士君子之行教化成而風俗厚矣

今日之効行有見於此歟噫學校之興其所以惠遺天下者如此惟濟陽郡異時不能揆

明詔規遠圖三年夏六月通判軍州臣令却實攝郡政夙夜鳩工度材始革而大之秋九月臣九臯既領州事迺協力以成凡齋祠講說游射之所罔不如式庶幾上稱

天子所以幸惠學者之萬一焉臣愚不肖猥以儒學掌教法學既成執筆為金石刻以垂示不朽者臣之職也

謹拜手稽首以書四年三月十五日文林郎充濟州  
學教授臣陸藻謹記

承奉郎守太常寺太祝臣蔡脩書并題額  
將仕郎充濟州州學教授臣趙霄

從事郎權濟州防禦判官臣李端彥

朝散郎權通判濟州軍州管勾學事兼管內勸農事上  
柱國賜緋魚袋臣趙令郊

左中散大夫知濟州軍州事管勾學事兼管內勸農使  
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黃九舉立石

右碑在鉅野即宋濟州治宋朝事實蔡京乞隨所在

諸官置學添教授立法教養故崇寧大觀間學碑甚  
多陸藻此文氣息醇厚似曾南豐書者蔡脩即京次  
子筆法麗逸頗似徽宗

四錄堂  
類集

賜辟廱詔并後序 大觀元年二月

碑高九尺五寸廣四尺六寸上截詔文十五行行廿  
一字下截後序廿八行行五十字今在山東鉅野

朕嘉在昔善天下之俗勸功樂事尊君親上莫不受成  
於學命卿論秀比其德行而與其賢能崇德黜惡人有  
成材逮至後世士夫所養家殊俗異未之有革惟我  
神考若稽先王建置校學罷黜詩賦訓釋六藝首善於  
京師矣朕追述



平津錄卷之六  
先志夙興夜寐罔敢墜失思與有德有造之士共承之  
遂詔所司推原

熙豐三舍之令播告之修誕彌率土即國之郊作辟廱  
廢科舉以復里選之制非聖賢之書與元祐術學悉禁  
毋習乃涓日之良臨廱視學延見多士庶以好爵朕心  
庶幾焉傳不云乎以善養人者服天下朕之迪士至矣  
其丕應僕志以從上之欲則將一道德同風俗追成周  
之隆以駿惠我

神考豈不題歟付辟廱

崇寧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右在碑  
上載

皇帝賜辟廱詔後序

承議郎試大司成兼侍講武騎尉保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薛昂奉

聖旨撰并書

崇寧元年

上總覽庶政慨然欲大有為將躋斯民咸底于道迺下

詔曰學校崇則德義著德義著則風俗醇其大興黌舍于天下又詔即國近郊建置辟廱匠匠抗園

上曰古者學必祭先師茲聚四方士多且數千宜增殿像于前徙經閣于後布講席于四隅餘若爾規厥既得

旨則經營越三年工告成

車駕幸馬祇見

夫子于大成又

詔國子司業

臣綱臣靜曰朕摠至懷親著翰墨賜之璧水申勸無窮  
小大之臣下逮韋布鼓舞頌咏咸以覩所未嘗為幸歲  
之層構勒之翠琤明年臣靜又請序其後

上命臣昂曰汝其為之臣不獲辭乃拜手稽首言曰唐  
虞三代尚矣歷世既遠教法不存然上下之庠東西之  
序左右之學與夫東膠虞庠或在國或在郊又曰成均  
曰米廩曰瞽宗曰辟廱蓋皆設於王者者如此至於鄉  
遂則又各為庠序學校嗚呼何其詳且至也秦漢而降

治失本原禮樂化微師友道喪人才卑陋有媿成周蓋  
無足怪

於皇神考稽古御時闢太學建三舍論選有法士變宿  
學而新美矣

皇帝陛下祖述憲章咸在

先帝收科舉於學校推三舍於四方肇立司成專遠虜  
使 燕見訓諭 載色載笑

歡意所屬可謂至矣於是時也士患不學不患無所於  
學人患不才不患無以成其才方策所傳歎不可得於  
令親見如出其時豈不盛歟然昔備成於積世

今掩迹于一時昔大比于王畿

今賓興乎海寓

非

天錫

聖上勇智照於理而不惑斷以義而必行則希世陸典  
豈易悉舉哉臣待罪從官以總領師儒為職誠不自揆  
仰

聖政之丕成慶多士之幸會忘其淺陋昧冒稱述姑以  
塞 明詔焉若夫

雲漢之章

河洛之虛頗豈筆舌所能形容彼目擊

心諭得

法象焉則

無為而成其猶天地歟臣

謹序

奉議郎試辟廐司業武騎尉臣何昌言

承議

郎守國子司業兼同編修國朝會要武騎尉賜緋魚袋

臣強淵明

朝請郎守國子司業雲騎尉臣汪澥

奉議

郎試辟廐司業臣余深

朝散郎賜中書舍人雲騎尉賜紫金魚袋臣蔣靜朝

散郎賜中書舍人飛騎尉賜紫金魚袋臣吳綱

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衛國公食邑六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蔡京奉

勅題額

大觀元年二月

日將仕郎充濟州

州學教授臣趙霄 將仕郎充濟州州學教授臣葉行  
中

朝奉郎通判濟州軍州管勾學兼管內勸農事飛騎尉  
賜緋魚袋臣郭安仁

承議郎權知濟州軍州管勾學事兼管內勸農事雲騎  
尉借紫臣魏柄臣 謹摸上石

右碑在鉅野大觀元年二月立額題皇帝賜辟廱詔  
六字二行字徑六寸餘碑上截刻崇寧三年十一月  
十四日廢科舉以復里選詔書下截刻四年薛昂後  
序陵縣學亦有是碑高廣字式全同惟下截末無大

觀年月及趙霄等四人署別有葛長卿牛公達賀宗  
賢孫延太耿著五人署名為異爾時軍州益皆募  
刻令但見此二碑矣山左金石志無鉅野碑而有陵  
縣碑跋云宋史徽紀崇寧三年十一月甲戌幸太學  
遂幸辟廱無賜詔明文得此可補其闕又云詔內建  
置校學應是學校之誤播告之條條誤作修余謂校  
學字未誤修字亦未誤甲戌為十一月朔詔下于十  
四日丁亥鉅野別有陸藻撰濟州學碑所載甚詳與  
此碑詔末十一月十四日正合宋史選舉志徽宗設  
辟廱於國郊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不專學校崇寧



三年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  
試禮部並罷則紀與志詳畧互見為史家恒例非紀

有闕也

四錄堂  
類集

大觀聖作碑 大觀二年八月廿九日

已見王氏萃編

曾公讀書巖楊書思題名 政和二年九月

摩崖高一尺二寸廣五寸三行六七八字不等  
右行今在廣西臨桂唐元和元年孟簡題名之右

朝奉郎通判桂州軍州事楊書思

政和二季九月晦來

右刻在臨桂冷水巖以曾布嘗修治故後人呼為曾

公巖楊書思淮海人雉山曼綵山皆有題名而未見

于史

四錄堂  
類集

北海相孔融祠堂記

政和四年三月十五日

碑高五尺八寸廣二尺九寸十八行行  
卅七字今在山東濰縣治內孔相祠

孔相祠堂記

東漢自建武永平後干戈既寢郡國無事二千石多以  
闊畧寬大遂稱顯績列循吏傳至孔文舉為北海相適  
在初平間時黃巾方盛寇掠東州嘯聚長驅血刃相枕  
而北海最為賊衝兮符當一面之責正難其人豈前日  
比我文舉到郡起兵講武馳檄飛翰鄰境響應群盜窟

伏瘡殘赤子脫身虎口煙火墳墓藉以保完  
替替流亡悉還故里膏腴沃壤盡為耕桑  
然後庶城邑興學校表儒術舉賢良而鄭康成輩首被薦墨繇是文物益富氣俗寢厚衣冠如林異人繼踵皆文舉賜也流風遺德銘在邦人愈久愈新不可磨滅故自漢以來承宣北海不知凡幾人其間卓有功名騰芳竹帛為搢紳所稱詠者獨文舉尤著昔使守之北倚城構堂為觀覽燕集之地正以文舉榜之不忍忘其姓字也今

太守韓公

通判慕容公來是邦既久政事閒暇論文考古謂州有

文舉堂舊矣固可列壺觴醉賓客追曩時尊酒不空之  
歡曾無一祠以陳貌位殊未厭邦人傾慕之心發揚盛  
美揭示來者正在今日迺即堂東立祠嚴像受祀茲土  
從士民之願也竊觀自昔賢者往往屈辱於當時光榮  
於後世文舉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槩面忤雄心憂在社  
稷氣節凜凜視鼎鑊無悔色曹氏忌憚逆黨望風輒枉  
狀以聞至今忠臣烈士讀漢史而悲歎然是祠之設迺  
在千百餘年後屈辱光榮果如何哉北海父老相率子  
弟拭目祠下如見其人灑掃拜叩自今以始文舉復何  
憾信乎可比琨玉秋霜云宣義郎充濰州州學教授邵

昂記將仕郎濰州司刑曹事馮若德書登仕郎濰州司  
工曹事宋材篆

政和四年三月十五日建

碑在濰州署後孔北海祠所稱今太守韓公迪判慕  
容公府志謂即韓浩慕容若禔是也宋史忠義傳韓  
浩丞相琦孫以奉直大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  
城浩率衆死守城陷力戰死據碑政和四年浩為濰  
州太守下距建炎二年凡十五年久而不遷卒乃殉

國魏公有賢後矣碑額失拓

四錄堂類集

論古堂記政和四年四月十五日

碑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九寸廿二  
行行四十四字今在山東濰縣

論古堂記

羿之於射造父之於御伶倫之於律秋之於弈各名一  
藝卓立前古後世有作者必來取法斯可以盡藝之善  
古之君子高名不磨昭如日月直節不回堅如金石出  
而輔世則堯舜其君退而窮處則巢許其身表表乎百  
世之上聞者莫不興起豈特羿之射造父之御伶倫之  
律秋之弈卓立於前古哉業其藝者猶知有所取法士  
大夫脩身見於世一出處一默一語曷嘗不以往哲  
為龜鑑然則古人之所行後人之所師安可一日廢自

警也北海為郡尚矣自漢迄于五季搢紳先生世不乏  
賢天下之士聞其風而悅之讀其書撫其實資之以立  
身揚名推之以致君澤民斟酌飽滿皆足所欲況鄉里  
之所嚮慕耆舊之所誦道情親而意密人人所自私洪  
耶惜乎去古遼邈欲親矣其人而不可得獨可考其衣  
冠想其風采於繪畫間以慰輿衡之思而有所未能也

惟 太守安陽韓公

通守汝陽慕容公博學好

古器識宏遠思北海之多賢口斯人之慕義於是披閱  
載籍揚其口口學術如逢紛庸諱即宗鄭康成甄宇徐  
房徐幹孝友如淳于恭王褒王閭呂元簡節義如禽慶

王脩杜松贊正直如牟融周澤王儀是儀韓熙載孫尚  
如公沙穆邴原王昕隱德如逢萌管寧知人如郎顛高  
構高義如孫嵩劉敏元政事如滕撫張允濟皆足以振  
揚英聲扶持風教接邦人於道哀其像而繪之名其堂  
曰論古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鄉為  
未足則及一國一國為未足則及天下天下為未足則  
又論古之人堂之所繪者不出乎一鄉一國景行其賢  
德則進乎論古之人登其堂儼然而望之其嚴如秋霜  
烈日其高如泰山北斗可以興好義之心可以消鄙吝  
之情如芝蘭之薰染與俱化而罔覺於此見

二公



之意所以待北海者為不薄矣愚請迹古之循吏有以  
惠愛元元稱者不過出入阡陌勸課農桑有以獎厲風  
化稱者不過口口學校延請諸生未嘗有參訂圖史馳  
聘上下千餘載索先賢而繪像示一郡之儀形如我  
二公者風義凜然度越古之循吏遠甚此邦之人從

公之化莫不父令其子兄誡其弟在

朝廷則

厲臣節在閭門則竭子職居鄉黨則以仁待交友則以  
信毋俾先賢專美於前毋俾二公有憾於後戒之戒  
之毋怠於斯言異時才傑間出焜耀青史猶今之視昔  
無乏才之歎蓋有椎輪於始者云杲卿郡人也獲觀感

事豈可暗無揄揚之辭顧惟才力卑弱不足以起其文  
茲以為愧登仕郎前萊州掖縣簿劉杲卿記將仕郎濰  
州司刑曹事馮若德書將仕郎濰州司工曹事宋材篆  
政和四年四月十五日建

劉彭年刊

右碑文及題銜年月凡二十二行字徑七分府志載  
政和四年太守安陽韓浩通判汶陽慕容若禔建北  
海祠祀北海相孔融又西建堂五間祀鄉賢逢紛庸  
等三十人皆繪像標其門曰北海祠榜其堂曰論古  
堂主簿劉杲卿為記即此碑也

山左金  
石志

碑在濰縣治東齊乘論古堂碑與祠堂碑金人修城

記三碑竝立于城上州署扁曰靖恭亦有政和石記  
存焉于欽所見四碑今失其二此碑稱繪像卅人庸  
譚見後漢歐陽欽傳即前書膠東庸生郎宗見郎顛  
傳即顛父鄭康成甄宇自有傳徐房見逢萌傳淳于  
恭自有傳禽慶見鮑宣傳年融周澤公沙穆逢萌郎  
顛滕撫自有傳孫嵩見趙岐傳皆漢人徐幹見王粲  
傳王脩自有傳王儀見其子王裒傳邴原管寧自有  
傳是儀吳書有傳皆三國人王裒劉歆元晉書有傳  
王昕北齊書有傳南史王裕之傳亦有王昕于碑無  
施杜松贊隋人見北史堯君素傳高構隋書北史皆

有傳呂元簡見舊唐書梁文貞傳新唐書作光簡自  
有傳張允濟舊新唐書皆有傳韓熙載宋史南唐世  
家有附傳唯達紛王闕二人似未見于史當考

四錄  
空類